

中国外语教学环境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外语界二语习得研究 20 年论文选

主 编 戴炜栋

副主编 周大军 张雪梅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语言本质、对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以及大脑功能的认识,因而对语言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其研究的直接意义和价值还在于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最近 30 多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多种语言习得的假设和理论,同时又伴随以大量验证这些假设和理论的实证调查研究。

中国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至今已有 20 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国的学者们为研究创建符合中国二语/外语学习者学习实际的语言学习理论与实践体系作出了不懈的探索,由此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二语习得成为国内语言学与语言教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同时,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建设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内二语习得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语言研究机构。高校外语教师和对对外汉语教师是研究队伍中的主力。目前看来,外语院校(系)的教师在研究人员中所占比例较大。外语界二语习得的研究在国内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纵观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国内开展多年来,虽然也出版了若干相关研究的论文集,但研究涉及的时间范围小,内容涉及面较窄。这本论文集是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第一部综合性论文集,它包含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包括了国内外语界二语习得研究 20 年的研究精华;选文的内容广泛,全面涵盖了二语习得理论基本框架中的各个主要方面。本书展示了中国学者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学术和文化积累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从事相关研究的读者把握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大致脉络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文献,并为他们今后进一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因此,编辑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是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

戴炜栋教授长期从事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习得的研究,在此方面建树颇深,他辛勤耕耘,培养了许多二语习得方面的年轻学者。现在选编这样一本国内二语习得发展 20 年的论文集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各界有识人士对国内英语教学的改革极为关注,讨论也较为热烈,国内语言教学的研讨会也日益增多,这些均表明语言教学是一门科学。现在及时推出这样一本精选论文集,不仅将是我国众多语言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福音,也将对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改进我国现在的外语教学现状,提高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推进我国二语习得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这对我国外语教学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这本论文集反映的是过去 20 年间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我们在此期待这一研究的发展更宽广,前景更绚烂。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国强

2005 年 11 月

前 言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来,随着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以及语言学界生成语言学的影响,人们对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学习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假说和模式。如 Chomsky 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语言习得机制”(LAD)假说、Selinker 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假说、Krashen 的“语言习得”假说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由此而引起的讨论,在揭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学习过程和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特征方面给予人们以极大启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学习理论,逐渐形成了包括中介语、影响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二语学习者的认知机制和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等几个方面在内的基本研究框架。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语言本质、对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以及大脑功能的认识,因而对语言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但其研究的直接意义和价值还在于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最近 30 多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多种语言习得的假设和理论,同时又伴随以大量验证这些假设和理论的实证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了解,对促进第二语言/外语的教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起步,至今已有 20 年的历史了。这期间,中国的学者们为研究创建符合中国二语/外语学习者学习实际的语言学习理论与实践体系作出了不懈的探索,他们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上千篇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理论专著和论文集,立项或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召开了相关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由此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建设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许多高等院校建立了二语习得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二语习得成为国内语言学与语言教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而且国内学者的研究逐渐在全球范围的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为推动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反映国内外语界 20 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从 1984 年至 2004 年间国内较有影响的外国语类和语言学类期刊上发表的二语习得研究论文中,精选了 37 篇编成这本论文集。论文选择的原则是,既要照顾到研究的不同时期,能够反映研究发展的大致脉络,又要考虑到研究的内容,能够反映研究成果的多个方面。按照所选论文内容,我们将本文集中的论文分为“理论与方法研究”、“中介语研究”、“二语习得的内部机制研究”、“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研究”、“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研究”、“二语习得与语言教学研究”和“二语多层面和层次的习得研究”等七个部分,书后还附了主要学术刊物上的二语习得研究论文索引、国内二语习得研究主要论著目录和“八五”规划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课题目录等三个附录。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汉语界二语习得的研究是和外语界同时起步的,20 年来同样在此领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汉语界的研究是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界和外语界在二语习得研究上已经呈现相互沟通、融合的趋势,两界二语习得研究的交叉互补和团结协作,必将有利于二语习得研究在中国的整体推进。由于篇幅的限制等原因,我们没有在本文集中选用汉语界的论文,而是把选文集中在外语界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在书后附录一中的论文索引中则包含了汉语界二语习得研究论文的篇目,以此反映汉语界的研究状况。我们期待着将来能有一部全面涵盖国内外语界和汉语界二语习得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的出现。

从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确非易事。由于篇幅原因，必须限制选文的篇数，这就更增加了选择的难度。面对众多的力作，我们经常陷入取舍两难的境地，致使对一些高质量的研究不得不作出割舍。此外，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选编过程中，虽经反复斟酌和仔细筛选，但对选文原则和标准的把握难免会存在偏差，有些高质量的代表性论文也可能漏选，从而导致本文集还会存在缺憾，诚望学界专家和读者朋友提出批评指正。

本书编者对选文原稿中文字和标点等方面存在的失误作了改正，个别选文由作者本人做了重新修改，但论文格式依原载刊物原貌不作改动。

依照知识产权的有关法规，我们获得了入选论文作者和论文原载刊物的授权，对这些作者和刊物的支持我们深表感谢！个别作者可能由于工作单位变动等原因，虽经编者多方努力，至今仍未能取得联系，望这些作者见到本书后能和我们联系。

陆国强教授拨冗为本书作序，对此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和蔡伟良教授对本文集的选编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刘春燕、蔡君梅、杨仙菊、周彩庆和葛现茹参与了全书文稿的校订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5年10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研究.....	1
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袁博平.....	2
2.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理论建设问题 戴曼纯.....	11
3. 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某些全程性问题的理论语言学批评 宁春岩.....	16
4. 二语习得研究的多学科前景 乐眉云.....	21
5. 二语习得研究方法 35 年：回顾与思考 文秋芳 王立非.....	25
6. 二语习得实证研究评估方法 吴旭东.....	33
7. 应用语言学还是教育语言学？——对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 俞理明 袁平华.....	44
第二部分 中介语研究.....	55
1. 对比分析、错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戴炜栋 束定芳.....	56
2. 论二语习得中过渡语的普遍性和系统性 周平 张吉生.....	62
3. 语言石化现象的认知研究 张雪梅.....	66
4. 过渡语变异研究的理论框架：继承与发展 蔡金亭 朱立霞.....	72
第三部分 二语习得的内部机制研究.....	81
1. 第二语言习得中母语迁移现象分析 寮菲.....	82
2. 第二语言习得中认知方式研究的现状 秦晓晴.....	90
3. 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 原则、参数、实验与方法 王文斌.....	95
4. 二语习得中“逻辑问题”的逻辑与普遍语法可及性假说 武和平.....	102
5. 解释二语习得，连接论优于普遍语法 王初明.....	109
6. 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蔡龙权.....	115
第四部分 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研究.....	122
1. 试论影响外语习得的若干重要因素 戴炜栋 束定芳.....	123
2. 对克拉申输入说的异议 荆增林.....	131
3. 语言输入：学习者的主动建构 詹朋朋.....	135
4. 语言输出活动对语言形式习得的影响 冯纪元 黄姣.....	138
第五部分 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研究.....	146
1.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研究评述 刘振前.....	147
2.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内在结构 秦晓晴 文秋芳.....	158
3. 关于中国英语本科学生学习风格的研究 余心乐.....	166
4. 外语学习焦虑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王银泉 万书玉.....	172

5. 中国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 20 年 文秋芳 王立非.....	177
第六部分 二语习得与语言教学研究.....	185
1. 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评介 Stephen D. Krashen 关于外语教学的原则和设想 胡文仲.....	186
2. 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模式 王初明.....	192
3. 第二语言习得中课堂教学的作用 刘润清.....	196
4.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习得 胡壮麟 封宗信 罗 郁.....	202
5. 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肖云南 戴曼纯.....	209
第七部分 二语多层次和层次的习得研究.....	216
1. 英语过渡语中的动词屈折变化——对情状体优先假设的检验 蔡金亭.....	217
2. L2 语音语际迁移的多维解析 王鲁男.....	226
3. 论二语词汇的习得与发展——基于实证调查的词汇知识发展差异假说 刘绍龙.....	233
4. 从句法研究看英语疑问句的二语习得 于善志.....	238
5. 二语语篇理解预期推理在线研究——来自命名实验和矛盾句阅读实验的综合证据 周 红 徐 勇.....	245
6. 什么是语际语用学 何自然.....	253
附录一 主要学术刊物上的二语习得研究论文索引 (1984—2004)	259
附录二 国内二语习得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270
附录三 “八五”规划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课题.....	271

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是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促进二语习得研究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建设、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做了扎实的研究。袁博平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回顾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二语习得理论从对比分析到 Krashen 的输入假说的发展，介绍了与二语习得研究相关的语言学、一语习得、认知科学等理论原则，并对普遍语法框架下二语习得与理论语言学、一语习得相结合的前景给予了关注，指出了二语习得的重点从描述型研究转向解释型研究的意义。第二语言习得是复杂的认知活动，因涉及许多变量，众多的理论未能给问题找出满意的答案。戴曼纯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理论建设问题”从构建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以及理论的评估等制约理论发展的关键方面，对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建设进行了论述，同时认为目前还没有一致适当的标准衡量理论的价值，理论纷争的局面还将持续。宁春岩的“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某些全程性问题的理论语言学批评”从理论语言学的高度对二语习得研究提出系统全面的批评，其中涉及到普遍语法、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语言关键期、负语料、刻意指导以及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独到之处。乐眉云的“二语习得研究的多学科前景”明确了二语习得多学科前景的含义，即转变观念，扩大研究视野，增加研究深度以及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并从二语习得本身的复杂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探讨了多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从各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多学科的融合趋势探讨了二语习得与其他学科合作的可能性。

国内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上对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并初步探讨了学科性质的问题。文秋芳和王立非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 35 年：回顾与思考”宏观概述了国外 35 年来和国内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现状，同时介绍了二语习得研究方法上的最新进展：一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微变化法被引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其优势在于能够揭示二语习得发展的轨迹和机制；二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对比分析 (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 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新方法。吴旭东的“二语习得实证研究评估方法”研究了二语习得实证研究的评估方法，提出了评价研究质量的重要指标和原则。俞理明和袁平华的“应用语言学还是教育语言学？——对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分析了国内某些对二语习得学科属性认识上的错误，认为对于该学科属性的认识落后于该学科的发展，指出二语习得研究这门学科经过其自身发展，已经成为涉及多种学科，面向二语外语教学的一个独立领域，因此教育语言学比应用语言学更能准确表述本学科的学科属性。作者建议，在二语习得学科建设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认清本学科的教育属性，这样才会有利于二语习得学科的健康发展。

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¹

剑桥大学 袁博平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In the review, it surveys a range of SLA theories, moving from the work of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to Krashen's, Input Hypothesis Model. Both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theories are discussed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LA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 In the perspective dimens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recent approaches relating SLA research to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cognitive science, etc., and it gives a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SLA research with the research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Universal Grammar. The paper hails the shift of focus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in the SLA research and considers it a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1. 绪言

虽然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但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研究理论不断更新,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手段正朝科学化迈进。综观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建立起某种理论,而现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相对比较雄厚,目前除了那些世界著名学者仍在通过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外,多数研究人员都是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并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第二是从对教学经验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进行推论转向用科学的实验数据进行验证。从目前统计学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广泛使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三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目前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与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第四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从描述型转移到解释型,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已不再满足于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描述。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某一语言点学生能较快地掌握,而另一个语言点学生却掌握得较慢,或者总是无法掌握。人们想要弄清楚这些语言现象是怎样成为学生头脑中的语言知识的。

第二语言习得现已成为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大体上可以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对语言学习者的研究,这包括学生的年龄、学习动机、个性、认知特点、学习方法等等。人们要搞清楚这些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另一条主线是对语言学习本身的研究,这包括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第二语言的输入、处理和输出,语言的习得过程,语言知识的构成。本文将从第二条主线来回溯一下西方学者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并对目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2. 20世纪50年代末的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由Lado(1957)提出来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外语教学,解决第一语言转移(First Language Transfer)的问题。他提倡的方法是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语音、语法等方面一步一步地进行比较。他认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学生们最难学的方面就是与他们母语最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方面或类似的方面则是学生容易掌握的方面。所以Lado认为第一语言转移对第二语言习得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好的一面是“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然而,对比分析法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它不是以学生为出发点,通过

¹ 本文根据笔者1995年4月在北京语言学院所作专题讲座的发言稿修改而成。笔者对北京语言学院师生就该讲座所提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

分析学生对第二语言的实际使用来预测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难易,而是抛开学生,单纯从对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易。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预测的不准确,有些真正的难点,对比分析并没有预测到。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不同之处并不总是给学生造成很大困难,而两种语言近似之处有时却是学生掌握的难点。

Lado 的对比分析法以及他的外语学习理论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外语教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以早期行为主义的观点 (Bloomfield 1933) 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语言学习理论,他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习惯的形成过程,要掌握一套语法结构,就要反复不断地进行机械练习,形成一套完整的语言习惯。当学生处于某一语言情景时,就会出现条件反射,所形成的语言习惯会在不需要任何思维的情况下自动地产生。按照这一理论,语言的习得是一种语言习惯积累的过程: $1+1=2+1=3+1=4$ 。这一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具体体现便是 20 世纪 60 年代风靡一时的句型替换练习 (Pattern Drills)。应该指出的是,句型替换练习在教学的某一环节中,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尚可接受,但是如果将其看作是教学目的,帮助学生形成语言习惯,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这一理论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人类头脑的创造力。人的大脑对语言信息的吸收不仅仅是积累的过程,而且是通过对其分析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就是说大脑对语言信息处理的公式不是简单的 $1+1=2$,而是 $1+1>2$ 。

3. 近似体系、中介语和偏误分析

由于对比分析法对第二语言习得不论是在实际预测中还是在理论上,都过于简单化,人们便开始探索新的理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不少学者 (Nemser 1971, Selinker 1972, Corder 1978) 开始意识到,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不能只注重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关系 (即它们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因此,这些学者便开始把学生自己产生的语言作为研究重点,而不是像对比分析法那样只注重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比较。这些学者认为,只有把研究重点放在学生自己产生的语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Nemser (1971) 提出了一个叫做“近似体系”(Approximative System) 的理论。他指出学生自己产生的语言是一套具有结构特性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中的一些特性是无法在学生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中找到的。我们可以举一个英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例子,“他把那个电影看了”,英语中没有“把”字句,而汉语语法也不允许这种句子。Nemser 认为学生所使用的这套“近似体系”会逐渐向第二语言体系靠拢,但极少达到重叠合并的状态,因为学生的“近似体系”在向第二语言体系靠拢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

Selinker (1972) 也提出了一套类似的理论,叫作“中介语”(Interlanguage)。这一术语后来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十分流行。在这一理论中, Selinker 不仅强调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存在“中介语”,同时还阐述了“中介语”的来源。Selinker 认为“中介语”是通过以下五个方面产生的:(1) 语言转移:“中介语”中的一些语言规则、语言现象等是从学生的第一语言转移过来的;(2) 对第二语言规则的过度概括化:比如“他把那个电影看了”这个句子可以看作是过度概括化的结果;(3) 语言训练的转移:有些“中介语”的成分是产生于教师的训练方式,比如,许多初学英语的中国人,当他们用英语跟外国人打招呼时,常常说“ How are you? ”,外国人回答说“ I'm all right, but quite busy. ”,中国人好像没有听到外国人的答话,而是接着说“ I'm fine too. Thank you. ”这可以看作是教学中反复进行机械训练的结果;(4) 学习第二语言的策略:这些策略指的是学生积累语言规则的一些方法和为了能运用自如所采取的一些手段,例如简化法,当初学英语的学生学到“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和“ Thank you ”时,他们往往只设法学那种他们认为容易记、容易用的一种,也就是说后一种;(5) 交际的策略: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学生只使用那些较为容易使用并起主要交际作用的实词等,而省略虚词。如有的学汉语的外国学生会说:“我去看他,他抽烟,看电视。”(意思是“我去看他时,他在抽着烟看电视。”)

同 Nemser 一样, Selinker 也注意到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明显区别,即第二语言习得

很少能够 100% 的成功。大部分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好像在完全掌握第二语言之前就开始止步不前, Selinker 称这一现象为“僵化现象”。

Selinker 的“中介语”理论给人们的启发并不仅仅是他阐述了“中介语”的来源以及僵化现象的存在, 而且他还坚持,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应对人类大脑的某些特点和机制给予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他所提出的“中介语”并不仅仅是一套独立的语法体制, 同时也是一个创造和使用这一语法体制的心理机构。应当指出的是, 虽然 Selinker 强调应对人类大脑的语言特点进行研究, 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中介语”来源的五个方面是否都代表大脑语言的特点, 也就是说, 他没有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加以区别。拿以上所说的交际策略为例, 这一现象严格地说应属于语言行为, 而不能完全反映语言能力。

Selinker 在研究“中介语”中所采取的方法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所产生的语言进行描述。这一方法实际上与 Pit Corder 提出的“偏误分析”法 (Error Analysis) 大同小异。Pit Corder 认为, 学生的语言偏误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学生的语言偏误可以反映“中介语”所处的状态。Pit Corder 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使人们改变了对学生语言偏误的态度。人们不再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学生的语言偏误, 而是将其摆到了正面、积极的位置。20 世纪 70 年代, 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 “偏误分析”法曾风靡一时, 但是由于其某些明显的缺陷, 现在“偏误分析”法已失去了当年的魅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只重视学生的语言偏误, 而忽视了学生的正确方面, 也就是说, 只看到了学生不能做的方面, 而没有看到学生能够做的方面。因此, “偏误分析”法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描述往往是不完整的。“偏误分析”法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 它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学生产生的语言偏误上, 这是极为不可靠的。大家都知道, 当遇到较难或者没有把握的语言点时, 学生常常采取回避的策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极大地影响“偏误分析”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除了“偏误分析”法以外, Pit Corder 对第二语言习得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学生获得第二语言知识的过程是, 先对第二语言的结构做出一系列假设, 然后在语言应用中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学生的语言偏误就是用来验证他们对第二语言结构的假设。因此, Corder 认为语言偏误对学生学习第二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学生是通过语言偏误的反馈来不断修改他们的假设, 使学生的“中介语”日益接近第二语言。在外语教学中, 验证假设这一理论对当年交际法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交际法中常用的两人一组和多人一组的课堂活动在理论上就是要为学生提供机会验证他们对所学语言结构的假设。

Corder 的“偏误分析”法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理论都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同时也看到, 他的理论与其研究手段并不相吻合; 在理论上他强调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学生的语言知识, 也就是说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研究, 而在实际的研究手段上他却强调要分析学生所产生的语言偏误, 而这些语言偏误实际上是属于语言行为的范畴。

4. 语素习得研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另外一个较有影响的研究是 Dulay 和 Burt 等人对语素 (morpheme) 习得的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在英语第二语言习得中, 对某些语言结构的习得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顺序 (1973)。他们首先调查了 151 个西班牙儿童对某些英语语素习得的情况。这些语素包括英语复数的 -s、进行时的 -ing、系动词 be、助动词 be、冠词 the/a、动词过去时的不规则形式、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 -s 和所有格 's。这 151 个西班牙儿童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学习英语。Dulay 和 Burt 的调查显示, 在三个不同地方学习英语的西班牙儿童, 在习得以上这些英语语素方面, 都显示出一种共同的顺序。他们 (1980) 称这一发现是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最令人激动、最显著的一个成果。Dulay 和 Burt (1974) 接着又对 60 个母语是西班牙语和 55 个母语是汉语的儿童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这两组儿童在习得某些英语语素方面并没有受到其第一语言的影响。在习得这些英语语素方面, 中国儿童和西班牙儿童的习得顺序是相同的。Dulay 和 Burt 认为, 由于第二语言习得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习得顺序, 学习第二语言的

人所产生的语言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中介语言”来研究，而不应该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

后来 Krashen 等人 (1976) 又对 66 个说不同母语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习得英语语素方面，说不同母语的成年人和说不同母语的儿童，习得顺序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在这期间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其结果基本上是类似的，即在对英语语素习得方面，所有学习英语的人，不管其母语是什么，都有着共同的习得顺序，而这一顺序是不受母语、年龄等因素影响的。

类似这种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便开始逐渐不再青睐它。其中一个明显原因就是，这种研究都集中在英语第二语言习得上，它无法推广到汉语等其他语言上，因为汉语并没有像英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如-ing、复数-s 等，因此这类研究从广义上讲是没有代表性的。另外，这类研究孤立地看待语素，而忽视了语法的特性；语法是一套结构性体制，其中的每一个成分都与其他成分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对语素习得的研究不能只孤立地看语素，而应将其作为习得语法结构的一部分来对待。同时不少学者也指出，如果在习得英语语素中确实存在着不受母语影响的共同习得顺序，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较为复杂的语言结构中，也会有不受母语影响的共同顺序，因此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英语语素习得中存在共同的顺序，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但仅仅对语素习得的排列顺序进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这种顺序。也就是说，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不但要有描述，而且要对发现的现象进行解释。

5. Krashen 的输入假设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Krashen (1979, 1981, 1982)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进行了解释性描述。1985 年，他提出了“输入假设理论”(the Input Hypothesis Model)。这个理论由五个相互连接的“假设”组成：(1) 输入假设 (Input Hypothesis)，(2) 习得/学习假设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3) 监控假设 (Monitor Hypothesis)，(4) 自然顺序假设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5) 情感过滤假设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输入假设 Krashen 认为，人类只通过一种方式获得语言，那就是对信息的理解，通过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 (Comprehensible input) 来获取语言知识。只要学习者听到有意义的语言信息并设法对其进行理解，就会产生语言习得的效果。如果语言信息是那些课堂教学中常出现的语言形式，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内容，或者由于某些心理障碍，有意义的语言信息无法进入学习者的头脑，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语言习得效果。Krashen 认为听力活动是对语言习得至关重要的。语言知识不是通过说来获得的，说常常是没有必要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Krashen 只强调听，不强调对语言的使用，这显然是与“交际法”教学理论背道而驰的。他主张输入的语言信息既不能过难，也不能过易。他用 $i+1$ 的公式来代表他的主张， i 代表学习者目前所处的语言水平， $i+1$ 是学习者下一步应达到的水平。为了使学习者有所进步，向他输入的语言信息只能稍微超出他目前所处的水平。Krashen 所说的可理解的输入语言信息，是指像母亲或大人对幼儿说的话 (motherese)，或者人们对学说自己母语的外国人的说话方式 (foreigner talk)，这些话往往很短，语法相对简单，人们往往将自己的话语调整到外国人的水平。

习得与学习假设 Krashen 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成年人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其第二语言能力。一种是通过习得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学习的方式。习得在这里指的是使用语言进行自然交际，以便获得潜意识的语言知识；而学习指的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对语言规则进行有意识的学习。Krashen 声称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无法转换成潜意识的习得语言，也不能用来自然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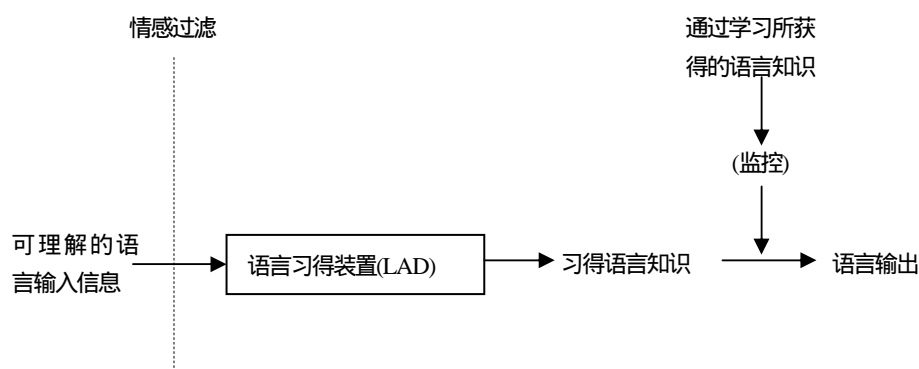
监控假设 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知识在头脑中起监控语言的作用。监控就是指说话者对自己所说的语言进行检查和控制，也就是说，用所学的有意识的语言规则、知识等对所说的语言进行质量检查。这种检查可以在话说出之前，也可以在话说出的同时，或者之后（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自我改正）。一个人使用监控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这包括他在用语言做什么事情。如果是在做语法填空练习，那么监控的

使用程度是会很高的。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影响使用监控的程度，有的性格促使人过多使用监控，有的性格鼓励人少使用监控。另外，语言使用者所受的时间限制也会影响监控的使用，在激烈辩论中和在写作中所使用监控的程度会相差很大。

自然顺序假设 Krashen 认为对语言规则的习得，有一个可以预测的共同顺序。他的这一假设实际上与 Dulay 和 Burt 的英语语素习得顺序是一致的。

情感过滤假设 Krashen 注意到，输入的语言信息并不总是被吸收，即便是极容易的语言信息也是如此。Krashen 断言，在人类头脑中会出现对语言的堵塞现象，使学习者常常无法理解所接受的语言输入信息。Krashen 称这种堵塞为“情感过滤”。当一个学习者没有学习的动力或积极性、没有信心、非常焦虑、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等等的时候，都会启动情感过滤，使语言信息无法通过，达不到获得语言知识的效果。如果情感过滤关闭，学习者就能够充分利用所输入的语言信息。Krashen 推测，在人体发育的青春期前后，情感过滤的作用力会有巨大的增长，成年人会有更多的情感变化和自我意识。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这也是区别成年人与儿童的重要因素之一。

Krashen 用下面的图表来显示以上五个假设之间的相互关系 (Krashen 1982)：



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习得装置 (LAD) 在 Krashen 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Krashen 认为该装置是由人类头脑中学习自然语言的各种能力组成的。在学习第一语言时，人们可以对其进行充分利用，而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习得装置的作用取决于情感对语言信息过滤的程度和输入语言信息的可理解性。当输入的语言信息被吸收到语言习得装置，语言习得装置就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在这个基础上学习者构成自己为第二语言所构思的一套语法。Krashen 认为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出现第一语言转移的现象是由于学习者缺乏足够的第二语言知识来表达思想的结果。由于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存在着差距，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常常不得不借助于第一语言。出现第一语言转移的原因往往正是由于在某些课堂练习活动中，或者在某些场合，第二语言学习者被迫过早地使用第二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Krashen 还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初期总是有一段“无语期”(Silent period)，在“无语期”内，学习者保持静默状态，极少用所学语言讲话。他们只是通过听和读来理解向他们输入的语言信息，用这种办法来不断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Krashen 有关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给了人们很多启发，同时也引起很多的争论，Krashen 主张，向学习者输入的语言必须是能够被其理解的语言，不能过难也不能过易。他的这一观点是不言而喻的，无法理解的语言信息，当然是无助于语言学习的。但 Krashen 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说明怎样来给“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信息”下定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具体地说明 $i+1$ 究竟是怎样在第二语言习得中体现的。

Krashen 对学习和习得的区分，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人类头脑有不同分工的主张。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语言知识和通过习得所获得的语言知识在人类头脑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一主张支持了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人类大脑的各个不同部分是有不同分工的，有的负责数字，有的负责推理，有的负责语言等

等。但是，把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知识和通过习得获得的语言知识看成是毫无联系的两种知识是难以找到事实根据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通过实验证明，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是截然分开的。目前许多中国留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认为当年他们通过学习所获得的英语知识对后来的英语习得及使用毫无用处。关于 Krashen 提出的第二语言习得初期的“无语期”，这的确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独特现象呢？当我刚开始在剑桥大学工作时，或多或少也有过一段“无语期”，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英语知识不够，也不是因为我缺少 $i+1$ 这一类的输入语言信息，这主要反映了一种心理状态，而非第二语言学习的独特现象。大多数人在刚开始做一样新工作时，或学习一种新东西时，都会较为沉默，但这并不反映这些人的语言能力，而是反映了这些人的信心状态。因此鼓励学习者大胆说第二语言，为他们设计和创造使用第二语言的活动和环境，不但会增强他们使用第二语言的信心，同时也会缩短所谓的“无语期”。

Krashen 提出的“语言习得装置”在其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他对这个装置的内部结构却没有任何说明，他只说明了这个语言习得装置是人类大脑中天生固有的，语言信息进入大脑之后，由语言习得装置进行加工处理，从而产生人们对这种语言的语法知识。但是语言习得装置究竟是怎样对进入头脑的语言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呢？人们对语言的语法知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 Krashen 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答案，也就是说 Krashen 找到了飞机的“黑匣子”，但是却没有向人们解释“黑匣子”里的具体内容，因此这个黑匣子里的内容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6. 普遍语法理论

由于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一般性描述已不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人们便开始朝解释性研究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所谓的“语言习得装置”的内容发生兴趣。20 世纪 80 年代语言学理论和第一语言习得理论出现了一些重大突破，这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认知科学也开始渗透到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中。

20 世纪 80 年代，Chomsky (1981, 1982, 1986) 首先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一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除了对 Chomsky 理论的主导思想表现出很大兴趣以外，同时也对他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概括地说，普遍语法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 (Principles)，而这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同时也是婴儿在开始学习第一语言之前所处的“最初语言状态”，这些原则是天生的，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除了这些恒定不变的语言原则以外，婴儿的“最初语言状态”还包含一些语言参数 (Parameters)，而这些参数的值一般是处于待定状态的。大多数参数只有两个值 (Value)，个别的有两个以上的值。各种语言之间核心部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参数值的变化上。头脑中语言参数的值是通过人们对语言的接触来确定的。一个成年人的母语语言知识包括各种语言共有的语言原则以及各种语言不同的参数值。

6.1 普遍语法作为语言习得理论

Krashen 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包含了一个叫做“语言习得装置”的东西，然而他却没有对这一装置的内部结构做任何解释。而普遍语法理论的长处恰恰是对这个“黑匣子”的内容作了具体的解释。普遍语法是一个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习得理论，它对向大脑输入的语言信息、大脑中的语言习得装置，以及由语言习得装置处理输入语言后在大脑中所产生的语法都作了解释。普遍语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普遍的语言原则以及参数，而不是用具体的规则来解释语言习得（严格地说，是对第一语言习得进行解释，而不是对第二语言习得进行解释）。

“语言原则参数”理论并不是要对人类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做出解释，这一理论的重点是要对人类语言共有的核心部分 (Core Grammar) 进行研究和解释。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 Chomsky 称

之为“外围部分”(Peripheral)。这些外围部分与核心部分的语言原则和参数并无直接联系。像 X-bar 那样的许许多多语言原则构成了人类大脑语言体系的重要核心部分,这些语言原则是人类头脑中固有的,天生的。人类语言之间核心部分的相互不同只局限在参数允许的范围之内。以名词短语中 X-bar 原则为例,任何一种人类语言,要么采用“中心词在首”,要么采用“中心词在尾”的值。

那么人是怎样学习第一语言的呢?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定的语言知识,这些语言知识就是人类语言共有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这也是婴儿出生后所处的“最初语言状态”。人类要学习的只是各种语言参数的不同值和具体语言的外围部分,以及具体语言的词汇。当然,婴儿最初的语言并不会直接反映出其头脑中固有的语言原则,这是因为婴儿刚开始讲话时,由于受某些生理等方面的限制,一句话只有一个词或几个词。婴儿学习语言的一个任务是为其头脑中固有的语言参数定值(Parameter Setting)。婴儿要对输入到他头脑中的语言信息作出判断,判断他所要学的这种语言的参数采用什么值。比如,他要判断在他父母的讲话中,中心词是在首位还是在尾部。也就是说,一个参数的“闸”是向左扳还是向右扳是由输入的语言信息决定的。婴儿头脑中的“最初语言状态”适用于人类任何语言,不论将一个婴儿放在哪种语言环境中,他都能够掌握那种语言。

人类大脑中有天生的语言知识,人们常用以下几个现象来支持这一观点。第一,虽然每种语言的语法都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但是每一个正常儿童最终都能掌握。而儿童最终掌握的这套复杂的语法体系并非都是从他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中得来的。细心的母亲常常会惊奇地说,“瞧,这孩子从哪儿学来的这句话!”这说明,儿童的语言知识与其输入的语言信息之间的差额便是人类头脑中固有的。第二,一些语言实验证明,虽然儿童在学习第一语言时有时会犯语言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普遍语法所允许的,只不过这些错误不符合所学语言的参数罢了。我们可以举一个汉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幼儿想要表达“大黑狗是宝宝的”,他也许会这样说:“大黑狗的,是宝宝的”,但是他却不会犯下面这样的错误,说成“是狗大黑宝宝的”。那么是什么在控制着儿童语言错误的范围呢?是什么在保证儿童不使用所谓的“野语法”呢?Chomsky 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普遍语法。第三,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就其母语来讲都具备基本相同的语能。几乎所有正常的儿童都能在非常接近的时间内掌握其第一语言。是什么促使人们有如此一致的语言能力?是什么使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儿童能在如此接近的时间里掌握其第一语言呢?Chomsky 提供的答案还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普遍语法。

以上我们对普遍语法作为语法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分别进行了讨论。应当指出的是,目前的普遍语法理论,或者“语言原则参数”理论,并非十分完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因此,在解释东方语言时常常碰壁。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东方语言学家在东方语言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使其不断完善。这些东方语言学家包括黄正德先生和徐烈炯先生,他们的研究受到了世界各国语言学家的广泛重视。另外,台湾的一些学者,近几年在汉语第一语言习得方面也做了不少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文章。

6.2 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普遍语法理论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普遍语法理论为基础,对第二语言习得进行研究,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著名学者 Vivian Cook (1993) 在评论目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时说,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几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另一位著名学者 Rod Ellis (1994) 认为,用普遍语法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多少年来它第一次将语言学研究 and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真正地结合起来。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学者以普遍语法为基础,围绕着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而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成年人在掌握了第一语言之后,如果再学习第二语言,普遍语法是否仍然会起作用?在第一语言习得中已经确定了参数值,在学习第二语言中能否根据第二语言进行参数值再确定?就这些问题,人们利用不同的语言参数对不同的第

二语言学习者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研究。有的学者对处于不同学习阶段和水平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分别进行实验调查,利用统计学分析对第二语言习得中参数值的再确定作出推断。有的学者对固定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找出其第二语言的发展规律。还有的学者对第一语言学习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同时研究,找出其语言发展的异同。

这些研究结果向人们提供的答案是不一致的。有的实验表明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够根据所接触的第二语言对语言参数值进行再确定,而有的实验结果则否定了这一观点;还有的实验显示,某些语言参数值的再确定取决于其他参数值的再确定,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些参数值根据第二语言再确定之后,其他一些参数值才可以重新确定;有的实验还表明某些参数值是永远无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重新确定的。

那些对“重新定值”持否定态度的人,除了用实验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以外,还利用以下现象来表明第一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区别:

(1) 正常儿童都能成功地掌握其第一语言,而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成功率极低。完全成功的人几乎不存在。有实验表明,即便那些能够非常自如地使用第二语言的人,他对第二语言的语感(Intuition)仍然与操母语者不同。

(2) 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不成功者是普遍的,而在第一语言学习者中,成功者则是普遍的。

(3) 在第二语言学习者中,成年人会受到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则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4) 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即使年龄、学习时间、环境等都是相同的,学习者在进步程度上会有很大的差距。而儿童学习第一语言时,即使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之间的进步程度也相差不多。

为什么同一个人能掌握第一语言,而不能掌握第二语言呢?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大脑中支配第一语言习得和支配第二语言习得的功能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儿童第一语言习得靠的是大脑中的语言功能体系,也就是普遍语法体系。因此,儿童能够本能地、毫不费力地、轻松地学习第一语言。人过了青春发育期之后,大脑中的左脑与右脑产生了具体的分工,人的大脑中负责推理、思维的功能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时,在他们的大脑中起作用的不再是语言功能体系,而是大脑中的推理、思维功能体系,也就是说,成年人像解数学题,或者像解决一般生活问题那样来学习第二语言。因此,这种学习是有意识的,是需要努力和思维的。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参数值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无法再确定,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普遍语法仍然在起作用,参数值的再确定是可能的。除了引用一些实验结果以外,这些学者还列举了以下这些现象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1) 如同第一语言习得一样,虽然第二语言学习者常常犯各种各样的语言错误,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普遍语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没有实验表明,究竟是什么使得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野语法”?答案是普遍语法。

(2) 另外,许多实验显示,学习者的第二语言知识并非全部来自他们所听到和看到的语言材料,有些知识也不可能从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中获得。那么这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还是普遍语法。

7. 结束语

以普遍语法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理论语言学以及第一语言习得研究的关系已变得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没有对语言本身的理论研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者们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发展。最近,语言学领域又出现了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 Program)的新论点(参看Chomsky, 1995)。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Functional Elements)和词汇方面的差异。可以预言,理论语言学研究中的这一新发展必将会对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指出,以普遍语法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正在变得日益广泛深入。

但是,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只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不少学者同时也从认知科学等其他角度对第二语言习得进行研究。的确,对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某些现象,除了要分析学习者的大脑语言机制以外,同时也要分析大脑中的认知、信息处理等其他机制,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Holt, New York.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Dordrecht.
- 1982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Praeger, New York.
-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1995 Bare phrase structure. In G. Webelhuth(ed).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Blackwell, Oxford.
- Chomsky, N. & Lasnik, H. 1991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 In J. Jacobs, A. Von Stechow, W. Sternfeld and T. Venneman (eds).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de Gruyter, Berlin.
- Cook, V. 1993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cmillan Press, London.
- Corder, P. 1978 Language-learner language. In J. C. Richards (ed). *Understanding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sues and Approaches*. Newbury House, Rowley, Mass.
- 1981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OUP, Oxford.
- Dulay, H. C. & Burt, M. K. 1974 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strategies. *Language Learning*, 24, pp. 37-53.
- 1980 On acquisition orders. In S. Felix (e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ssues*. Gunter Narr, Tübingen, pp. 265-328.
- Ellis, R. 1994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UP, Oxford.
- Krashen, S.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ergamon, Oxford.
-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gamon, Oxford.
-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gman, London.
- Krashen, S. et al. 1976 Adult performance on the SLOPE test: more evidence for a natural sequence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26:1 pp. 145-151.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ch.
- Nemser, W. 1971 Approximative system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9, pp. 115-123.
- Pollock, J-Y.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Linguistic Inquiry*, 20, pp. 365-424.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RAL* 10:3.

(原载《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4期)

2.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理论建设问题

湖南大学 戴曼纯

摘要：第二语言习得是复杂的认知活动，因涉及许多变量，众多的理论未能给问题找出满意的答案。本文拟对主要的第二语言习得观点和理论建设的关键问题（如研究方法、理论评估）做概括性的介绍。作者认为目前还没有一致的适当的标准衡量理论的价值，理论纷争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

1. 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过去 30 年里出现了观点纷呈、方法各异的局面，据 Long (1993) 估计，目前已有 40 至 60 种理论、假说、模式、框架、观点、范式、理论主张、理论模式、理论观点等。理论建设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构建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理论的方法和途径以及理论的评估等问题都制约着理论的发展。本文拟从以上几点出发对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建设作一番扼要介绍。

2. 第二语言习得观简介

本节不可能对各种理论进行逐一系统的介绍，只针对不同理论所反映的语言习得观做一定的归纳。总的说来，有数十种观点之多，但对该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包括引发新问题）的理论大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2.1 变化论 (Variationism)

从社会语言学观点出发用实证主义方法对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中介语进行动态研究的学者坚持中介语的可变性。Ellis (1985, 1990b) 提出可变语言能力模式 (VCH)，认为中介语呈系统性和非系统性变化，中介语是一系列可变系统，系统性横向变化预示着纵向发展，其发展又包括语言形式的吸收与内化、建立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过程。变化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Tarone (1983, 1990) 试图证明中介语的句法、词法和音位系统均呈变化形式，情景、话题和对言语的注意程度都能改变语言运用；她认为中介语能力 (Interlanguage Capability) 是异质的，由一系列语体构成，中介语的变化是语体变化造成的。

变化论抛弃了生成语法和以生成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抛弃了传统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 (Gregg 1990)。变化论都以中介语输出为研究资料，用从研究到理论 (Research-then-Theory) 的方法，根据语言运用的变化情况推断语言知识 (中介语) 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根本没有解释语言习得的心理语言过程。

2.2 唯理论 (Rationalism)

反映 Chomsky 普遍语法观的唯理论认为中介语总是一个同质的、完备的系统，任何时候都处于最佳状态 (Optimal at All Times)。唯理论强调语言的天赋性，语言能力即语法知识，是语言背后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是“语言器官” (Language Organ)。

虽然 Chomsky 本人未曾直接论述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但普遍语法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意义深远。例如，近年来关于成人语言是否由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由普遍语法起作用成了一个主要课题 (Saleemi 1995)。Bialystok 和 Hakuta (1994) 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跟第一语言学习一样受相同的原则引导 (Channeled)，语言的相关性能很好地预示第二语言学习的速度 (Lipski 1996)。有人 (如 Krashen 1981, 1985; Dulay & Burt 1974) 受普遍语法观的启发提出并试图证明第二语言的“自然习得顺序”。

唯理论试图弄清如何理解和产生语言，而实际上有关论述 (如 Krashen 的五大假说：习得-学得说、自然顺序说、监控说、输入说、情感过滤说) 相当抽象笼统，无法用实验进行检测，也不便于用内省进行证伪，往往可以在论述的逻辑中找出缺陷 (参见荆增林 1991, 1992; 戴曼纯 1996)。唯理论用从理论